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十七

德淸俞樾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 逍遙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鷽音預㩿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鷽斯蒿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鷽鳩小鳥毛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鴉烏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鷽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南上本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即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

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鵬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鷽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

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襍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榠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矣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廣名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爲賓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爲實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矣故云吾將爲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鷦鷯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郎此云者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郎此云吾將爲實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賓郎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呺然大也

懋謹按釋文呺本亦作号崔作諤然說文号部号痛

聲也呺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枵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坼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坼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蓋龜有丘音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丘慈是也古丘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攣也不龜者不拘攣也龜文之說雖非

擧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

嗒焉似喪其耦 齊物論

樾謹按喪其耦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凷之或體說文土部凷墣也蓋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籟然則大塊非
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覗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
覗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爲屋梁楹爲屋柱故
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
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文選答客難篇
莛作筳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筳

豈能發其音聲哉筳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昧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予者長梧子自謂也旣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養生主

技經肯綮之未嘗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
微礙也是以技經為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
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肎字林同著骨肉
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
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
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
者為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
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
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爝

火也則亦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閒世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衙也讀若育此育字卽賣之叚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已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

樾謹按下字衍文脩其身以傴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大多政法而不諜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諜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曰諜便僻也此諜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閒諜並失其義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符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眞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端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也

乚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迻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襍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繼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

辭無由卽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卽申明此句之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為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為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尚書皐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並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即出入無方此本書叚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爲

方叚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曰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抴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卽小枝矣猗乃掎之叚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是與抴同義說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荊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是地名葢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即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蓋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爲己以其知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則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爲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疏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矉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理志作海瀕廣瀉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鷃斯皆可說此賓賓之義

彼且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詭語意不倫淑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旻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眴恂並㝅之叚字說文兮部㝅驚辭也從兮旬聲眴恂亦從旬聲故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眴若皆棄之而走言㹠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為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眴若二字以其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是其才德未去何為以失類而走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爲得矣眞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偁字之誤偁卽背字故郭注曰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偁也

古之貞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爲峨峨與義竝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崩崩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崩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叚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

貺曰踶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釋文引崔云綮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軱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軱而不堅是謂眞人崔不知觚軱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叚字荀子榮辱篇憍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忕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甚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爲循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葢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罺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樔也箋云今之撩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𦞦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嘗指天𠛱𠛱自閔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郎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誤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求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蓋以彈求鴞乃可

爲炙故曰因以求鴞炙若鷄則自能時夜旣化予之
左臂以爲鷄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卽涉
下句而衍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
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
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
與此正可互證

韲萬物而不爲義

樾謹按韲卽說文韲字其或體作𩐎古或以齊爲之

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是也𩐁與菹醢爲同類之物𩐁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𩐁萬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雜故曰𩐁是訓𩐁爲雜也蓋𩐁合衆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齎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雜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乎貴老而𩐁其所患釋文曰𩐁亂也亂與雜義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𩐁也此則當訓爲雜蓋儒墨兩家是非繼起故雜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固各有當矣

日〻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並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為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予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樾謹按帠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寱以諸說參考之疑帠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寱寱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寱者破叚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寱無名人葢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寱以治天下

孫子之心篤

有人於此䌈疾彊粱物徹疏明學道不勌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粱之人也則字當爲䌈疾又引李云敏疾如䌈也簡文云如䌈應聲之疾則字當爲嚮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嚮𠕁如神善注曰嚮𠕁疾也嚮與嚮同𠕁與𠕁同然則嚮自有疾義嚮疾連文嚮亦疾也自以作嚮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嚮疾彊粱爲句物徹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勌字絕句物讀爲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

謯告篇作時則物有胃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嚮疾彊梁物徹者言嚮疾彊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勸相對爲文皆以六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爲勿之叚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樾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誫不止當從之罪讀爲崩說文山部作嶏云山貌是也誫卽震之異文不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嶏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其不誤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樾謹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閒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冲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元周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稱用向說但以不達叚借之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樾謹按審司馬云當爲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爲瀋說文水部瀋大波也從水旛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爲蟠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

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九淵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
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並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
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繼謹按司馬云翯亂也郭注曰非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翯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翯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翯乃唯之叚字玉篇目部睢庚鞠切目明又望也是唯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唯然遠望故曰睢目而憂世之患睢與翯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翯翯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睢睢然則翯之通作睢猶翯之通作鶴與睢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即本易義是確與塙通

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樾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乘我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 馬蹄

機識按義亦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指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剔之刻之雒之

機識按司爟燬解雒之曰謂鑽雒其頭也是以雒為絡之段字然下文進之以鑽畢乃始言鑽絡之事此恐非也雒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即其事矣

蔌胥氏之時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此篇允篇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即神農也胠篋篇既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即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即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胠篋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即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亦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部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爲負舉竭其尾即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遂於大盜之利則必斬髡弗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遂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遂屬大盜言失其旨幷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在宥

樾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幷也然下文云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幷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言吡於陽吡於陰是也㬥樂毛傳作爆爍鄭箋云搏采之則爆爍而疏然則爆爍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吡陰吡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吡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樾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篆文相似而即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

樾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嵁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巖猶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本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讀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竝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

爲秦并改作秦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盜跖嚆矢也

樾謹按嚆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崔本作嚆云嚆嚆可以爲箭此更曲說矣聞矢以嚆爲之也釋文稱或作矯矯揉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箝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控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盜槢也枘也矢也皆物也椄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椄字見說文木部云續木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椄槢者桁楊之楔也枘者桎

桰之孔也言聖知爲桁楊接其槢仁義爲桎梏鑿其
枘曾史爲桀跖嚆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柱梁小
者爲楔槢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亦謂其鑿枘之訓
則誤以楔槢釋枘爲椄槢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
所引諸說宏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樾謹按止蟲即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
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
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
乎豸即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即豸也

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爲句物而不物爲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爲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共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幷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樾謹按諱讀爲違違諱竝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竝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卽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天地

樾謹按此與下節竝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並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爲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迹文義與

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絯使絯物絯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絯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竝從古聲故得通用故將胡驚邪言汝與眞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弓雖祈嚮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

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
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蕪城賦注引字林曰
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
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間耳然
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
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
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
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

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六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樾謹按賓當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遠生篇曰賓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卽假賓爲擯之

諮

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槭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何衍不字旋予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逋

形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絶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 入運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葢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

九類平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台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疊病心而矉捧心而矉文義甚明若作矉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懿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即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平足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刻意

樾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繕性

樾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滑猶汩也說文水部汩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抇亦搰字然則滑之與汩猶搰之與抇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樾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徧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樾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

非是向本作臧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秋水

臧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麗可以衝城

樾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書作轒僂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郄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外物篇御弟子而踆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踆古蹲字然則蹲循者踆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
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遵循之義遂
失其解幷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子
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子
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
養傳訓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睠乃字之

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鴝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軦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遂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偓

坐兮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語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御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御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趨義也字正作趨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鼈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竈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煁煁從甚聲沈從冘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煁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卬烘於煁毛傳曰煁竈也是煁竈同類故以煁有㸑竈有髻竝言之耳鄭衹謂字竈謂即煁之叚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禔湛亦煁之叚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煁即以湛爲煁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者必食之以蚍也司馬云委蛇泥鰌此亦臆說今按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形子原文本作無酉無東與通爲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識

樾謹按識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議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傾衺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衺則當禁使不爲也

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房然不免於患

樾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氏春秋愼人篇胼胝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耳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猨而言謂猨
得柟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
王長其閒釋文王往況反長丁兆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淸而容物 田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爲句殆失其讀也此
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
眞爲句與淸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
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
亦訓心淑眞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
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虛與斷心同故𣪊初一曰懷戚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眞者順而葆眞也上綴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驢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即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即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並同

竝於此者

樾謹按說字無徼字彳部徼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過此道是以過訓邀義旣迂曲且于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

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

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廿八